

沈从文

大家小集

沈从文集

小说卷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I217.2/129

:1(1)

2007

八家小集

沈从文集

沈从文 著

杨早 凌云岚 编注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沈从文集·小说卷

沈从文著; 杨早, 凌云岚选编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5

(大家小集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4847 - 8

I. 沈... II. ①沈... ②杨... ③凌... III. ①沈从文
(1902 ~ 1988) - 文集②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
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1444 号

责任编辑: 钟洁玲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肇庆市狮岗)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6.75 6 插页

字 数 36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2,000 册

定 价 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在E时代读沈从文

瞧，这个人

1980年6月，沈从文在与美国学者金介甫谈话时，提到：“社会变化太快了，我就落后了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沈从文所说的“落后”主要指政治层面。二十余年后，阅读沈从文已无关乎政治，可是，E时代的读者还需要沈从文吗？

我们先来看看沈从文这个人。

一个出生于湘西边城凤凰的孩子，一个血液中流着苗族和土家族成分的后代，一个在神话般蛮荒大山环抱中成长的青年。

他在小城里和长河边度过了童年。还不到十五岁，他就参加了当地的队伍，并随着军队颠沛于湘西与川边各处。在行伍中，他目睹了影响其一生的许多事情。

生命中的第二个时代从二十岁开始。那年他放弃了从一个下级军官往上爬，在战争与杀戮之间，成长为一个抽鸦片烟、娶姨太太的乡绅的所有机会。

他去了北京。那里有一种叫“新文化”的东西。

之后的二十七年中，他一直在写，不断地写。流浪、求职、教书、办刊，甚至于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这些似乎都是写作的衍生物。

他后来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能力，我非要靠着这一只手撑着活下去。”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他算是一个奇迹。以小学毕业的资格，他挤进文坛，站住，前进。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，他听到一个说法，有人说他是“中国的托尔斯泰”。

收到这个集子里的，就是这二十七年写作历程的一个个足迹。

至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遭遇，说是改行也好，说是转业也罢，总之是一步踏进了另一个天地。曾有的几次回顾，并没有留住他的身影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和“文学家沈从文”说再见了。之后的种种，可以编作一册文物学家沈从文的专集，但与本书无关。

始终在边缘

年轻一些的读者，当你们听到“沈从文”这个名字时，他已经几乎被公认为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，湘西人民的优秀儿子，边城世界伟大的缔造者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这样。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，因为沈从文从来不是一个左翼作家，他的立场比较接近秉持自由主义的“京派”，胡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陈源，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，都曾是他半师半友的提携者。

另一个原因，是他的边缘身份。他来自湘西，他只有小学学历，他不懂英文，他不会说北京话，他甚至搞不清新式语文的文法（虽然他能津津有味地读最难懂的骈文）……这样一个人，受到歧视、偏见、嘲笑，是正常的，因为他就像

阿丽思一样，来到了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世界。

（插播一句：八十年过去了，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变。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在北京打的，司机知道他是贵州人，就问：你们那里是不是到处都有土匪？）

即使是喜欢他的朋友，似乎也颇以他的边缘身份为憾。沈从文回忆说，那时丁西林、陈源等教授朋友，使劲教他英文，想把他教好后送到剑桥大学去读书，“我们才放心”。——这样的尴尬处境，新文化开创者之一刘半农也曾遭遇，他因为来自洋场上海，又用“半依”笔名写过几篇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，在北京大学里几乎站不住脚，后来终于去巴黎念了个博士，也顺利地步入了北京的上流社会。

沈从文没有这样，他学不好英文，也没有出国。他始终是一个边缘的写作者。

尽管作者可能不愿承认，明眼人其实可以看出，钱钟书四十年代小说《猫》里那个“举动斯文，说话细声细气”的曹世昌，大部分是沈从文的投影：

举动斯文的曹世昌，讲话细声细气，柔软悦耳，隔壁听来，颇足使人误会心醉。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，好多人不耐烦，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，放大他的声音。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，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。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。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，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。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，后来又吃粮当兵，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，也曾登台唱戏，在大饭店里充侍者，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

摇头伸大拇指说：“真想不到！”“真没的说！”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像比真去干它们有利，所以不再改行了。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，他该写本自传，一股脑收进去。可是他只东鳞西爪，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；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，三十多岁的生命里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，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，一了百了，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。他现在名满文坛，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，老觉得那些“正途出身”的人瞧不起自己，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。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。因为地位关系，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，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，他的“小朋友们”。

从中我们可以看出“正途出身”的人士是如何想象这些边缘的写作者。事实上，直到沈从文已经成了抗战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教授，这种偏见仍然存在。我曾在一篇名为《他为什么跑警报》的文章中写到一则轶事：

一个闯入都市的乡下人，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溶入其中。一个混入大学讲堂的无文凭者，当然会遭到讥笑和白眼。学历与学问如朱自清，在清华大学开设现代文学史课，尚且被人讽骂为“阿世”，何况他这个没有大学文凭，没有国学功底，又没有啃过洋面包的乡下人！何况他讲的又是《各体文习作》一类的课。虽然也有人是冲着他来报考这所大学的，他的课也颇受欢迎，又怎能改变他是个“乡下人”的事实？

教《庄子》和《文选》的刘文典跟他一起“跑警

报”。突然，这位前安徽大学校长立住了脚，发出了一句呵斥，声音很大，连渐渐逼近越来越响的敌机声也淹没不了：

“我跑警报，是因为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人教《庄子》了，沈从文跑，他为了什么?!”

纵使他当时没听见这句话，也会听见大学里沸沸扬扬的传言。然而他没有任何回应。能够让龙云特批每天二两烟土的“二云居士”（刘文典因嗜好云腿和云土得此名），大概是有这个资格的罢。这句话与后来郭沫若痛斥他的小说为“桃红色文艺”相比，没有决人生死的威力，却同样如一把刺刀，扎进心脏，再绞上几转。

也许正是这些偏见反激出的敏感与自尊，沈从文一生都自称“乡下人”，检讨自己“到北京六十年，湘西话还没有改”。在已经出了十本文集之后，他仍然命名自己的选集为《沈从文小说习作选》。

他对写作的信心与骄傲，藏在他贯穿一生的谦恭与低调背后：

城里人还把我当作乡下人看待。因为我是内向型的，不开放，只能够做书呆子。书呆子也不同，学校上也不令我开心，所以到处都有点疙疙瘩瘩。念书我也是不算正派。研究什么都是皮毛，都欢喜，都不能深入。但写作可以慢慢地，我自己相信慢慢地就行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并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也就是工作方法和态度也许还可以作个参考。（1980年与金介甫的谈话）

这是老年沈从文洗净火气后的回顾，而在他年轻时，他曾经说过，他写的小说比鲁迅的《呐喊》要好一些。

在北京写边城

田园—乡村—边城，是沈从文作品最抢眼的特色。

早在1925年，沈从文投给《晨报副刊》一篇《市集》，立即得到主编者徐志摩的欣赏。生于富庶江南、长于都市与伦敦的诗人，凭借对自然和梦想的同样喜好，给予年轻的来自边地的投稿者毫不吝惜的赞美：

这是多么美丽、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。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，在波纹瘦鳊鳊的梦河荡着，处处有着落，却又处处不留痕迹，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，是“想成”的。给这类的作者，批评是多余的，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，不出声的批评者；奖励也是多余的，因为春草的发青、云雀的放歌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。

然而这样一位天生的乡村画家，在都市中能够找到理想的生活吗？尤其在都市已经给了他声名、爱情和职业之后？终生自称“乡下人”的背后，不仅是借卑微和反讽以自保的策略，还包含有多少对田园美景的向往与眷恋？边缘是一种不得已的处境，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。

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说的：

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（指苗族）血液的我，二十七

年的生命，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。……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，如像那热情，与勇敢，与诚实，早已完全消失殆尽。（《写在〈龙朱〉一文之前》）

我爱憎的一切还是存在，它们使我灵魂安宁。我的身体却为都市揪着，不能挣扎。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，这冲突，这不调和的生命，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。……坐在房间里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，狗叫声，牛角声音。（《生命的沫·题记》）

这种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，只能借助笔端在想象中活着的境遇，现代有不少作家都曾经历，却很少像沈从文这样强烈，这样持久。他几乎是本能地抗拒着眼前的一切，同时深深怀恋前二十年中一切经验过的物事。

西方理论家常说，一切作品都不过是作者的假面舞会。边城对于沈从文，既是既往的真实，又是合用的假面。因为他走出来了，走入这都市的泥淖，他才惊觉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美好；而抒写这过往的美好，又正针刺着身外这包围他、憎厌他、击溃他的都市生活。

“在北京写边城”，必须以此为线索，才能理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写，为何在那个时代、那个地点这样写作。

选·读

我总主张，非专业的读者，实在没有必要读那些与己无关，也与当下无关的文字。

当然，你明白，我不是在劝你只读《财经》和《谁动了

我的奶酪》。所谓“有关”，讨你喜欢，让你内心泛起共鸣，就是有关。

好书总是层出不穷。其中有些是时代的佳作，有些则是永远的佳作。然而，即使是永远的佳作，也并非每个人的心爱。

所以，不要把沈从文当作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”来阅读。

也不要把他当作一个曾遭受政治压迫的受难者来阅读。不要带着悲愤之气，不要事先怀着崇敬之心来读沈从文。

平心静气，翻看这本书，看得下去就看，看不下去就合上，直到你突然发见它的好。

“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这是网上引用最多的沈从文文字。似乎有些陌生，也似乎理所当然，面对这个事实，我确实认识到，在沈从文的作品被认定因为“落后”而再无读者的五十多年后，他将迎来一代新的读者。

据说好的选集应该兼顾“求全”与“求好”，既要反映作者的创作历程，又要将最华彩的乐章奉献给读者。

在沈从文已经有无数文集与选本之后，我希望还能选出一点点新意。只能是一点点，不然我就去掉《边城》、《萧萧》、《丈夫》这些我已经烂熟的作品，且看等着我的会不会是一筐臭鸡蛋。

小说集分为六辑。“人与地”是较为纯粹的田园咏唱，“新与旧”直面古老世界中新元素的闯入，悲凉与惆怅。

“传奇不奇”借助民间传说与佛经故事，重新申明作者

心中遥远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生活；“上城里来的人”几乎是作者履足都市后的白描。

“衣冠中人”写官吏、绅士、教授、学生，种种的可笑，温和的讽刺表明“恨和厌恶”始终无法成为这个乡下人笔下的主调。

“看虹摘星”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沈从文曾被称为“文体家”，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之后，他是怎样试图将白话文的写作向前推进一步，再一步。

在散文集中，我想让读者看看沈从文的多重面相，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、空想家、好朋友、文坛领袖、羞涩的情人、真诚反思着自己的知识分子。然而，精华仍是他为自己家乡写下的三本小册子：《湘行书简》、《湘行散记》、《湘西》。

能理解湘西，才能理解沈从文。

另外的一些杂文，本打算就按年代一径排下来，可以窥见沈从文生命与创作的芜杂与多元。怎奈出版社要求眉目清楚，只好按题材内容略分一分：

“生之记录”是沈从文早年发表的作品，年轻的沈，正是凭借这样一些文字，博得了京派作家的赏识；

“废邮存底”是沈从文与爱人、友人、编辑、未曾谋面的崇拜者之间的通信。现代作家往往会允许自己的一部分书信或日记发表，则那必是他认为有其文学价值与思想、社会意义的“作品”；

“烛虚”是沈从文的创作自述；

“一个传奇的本事”是沈从文眼中的“别人”；

“见微斋笔谈”是沈从文历史、文化的研究札记，显示了他多样的兴趣，已经开了将来“转业”的先声；

“一点回忆、一点感想”也是沈的创作自述，不过时间稍晚，对他之间的叙述，有所颠覆，也有所保留。孰是孰非，每个读者有自家眼光。

我们没有选他为丁玲和胡也频的传记，没有选他与家人朋友的私人通信，也没有选他的日记、札记和讲演。我为读者留下许多的空白，期望你们因为喜欢去读更多的沈从文，仅仅因为喜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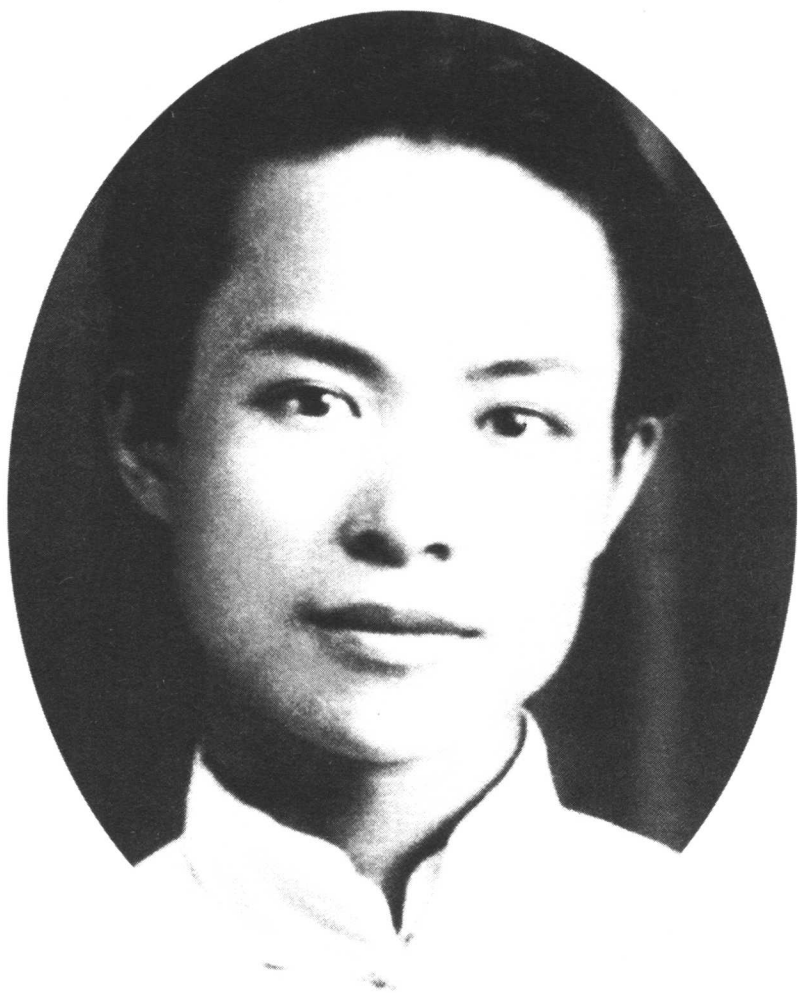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在一篇文字中引用鲁迅的话，后来有人回复说，这次引用让他决定去买一套《鲁迅全集》。

我为此得意了好多天。仿佛我只比划了一招半式，却促使一位素昧平生的朋友入山学道，西行求经。

看完这本选集，喜欢的话，还有《沈从文全集》等着你们。

杨 早 凌云岚

2006年2月26日



1929年初夏在上海



辛亥初家中亲眷合影。沈从文题注身份。

后排右起：满娘、大姐、大娘、母亲、岳萌、二姐、外祖母永玉太、黄表嫂、大哥。

前排：得余、从文。



1934年《从文自传》卷首照：沈从文青年时期（左） 顽童时期（右）



1935年夏与张兆和在苏州